

辛  
亥  
風  
雲  
誌

(續)

楊  
森

我們所屬的第六十五標全部調走，我這一隊人，被派駐防新都。新都是成都北邊第一個城，當地有一座桂湖，秋天桂子飄香，香聞十里，曾國藩曾在此留有一聯：「五千里秦樹蜀山，我原過客；一萬頃落花秋水，中有詩人。」幼時我也曾到這裏玩過，可是辛亥年我却統率師干，來此戍守城池了，真是同履一地，異樣心情。

### 新軍排長腦壳搬家

當時四川各地情勢非常紊亂，不但各地民團在和清軍對敵作戰，大小股匪、哥老會跟流氓地痞，也在各處滋事，劫掠燒殺，無所不爲。我初次領軍出戍，面對着這種複雜情勢。當然絲毫不敢鬆懈。抵達新都，我先遶城一週，視察地形，我決定將隊伍駐守在大路兩旁，一方面爲了營地安全，另一方面更便於機動調度，迅速支應。剛

把隊伍紮好，我又派出了斥埃偵探，化裝爲普通老百姓，分赴各地搜集情報，刺探消息。總而言之，儘管別人以爲調防是換個營盤而已，我却在我的隊伍經常保持作戰狀態。

果然，沒有多久，駐守在我前面的友軍，因爲疏忽大意，吃了大虧。我派去斥埃向鎮陽一帶的士兵跑回來報告：友軍的一個排，在向陽鎮場上被老百姓繳了械，排長易某，當場被人砍掉了腦壳。

我聞訊十分驚訝，簡直不敢相信，心想新軍向來訓練有素，槍械精良，那有在大白天裏，整排人被老百姓繳了械的道理？正在盤問斥埃，大路上，自遠而近，真的就有三三五五，赤手空拳的散兵，抱頭鼠竄，在向我們這邊逃來。

我派隊截住他們，供應茶水飯食，讓他們休息一會，然後再細問經過。

說來可笑，這一排友軍，由一位易排長率領

，奉命到成都去領取給養。一路上輕輕鬆鬆，說說笑笑，像在遠足旅行，一排好幾十支槍，就沒有一支槍的槍膛裏上了子彈。

快到向陽鎮口，鎮裏跑出來幾個老百姓，誠惶誠恐，向易排長苦苦哀求，說是向陽城地方太小，婦孺又多，見了兵大爺全都嚇壞了，他請易排長不要駐在場上，最好是繞道而行，以免驚動了地方。

易排長只覺得好笑，他和顏悅色的告訴他們，新軍是保護老百姓的嘛，這有什麼可怕？於是老百姓又說：他們怕火槍，怕火槍裏飛出子彈打死人。

一排新軍都在笑，笑這些老百姓未免太愚昧無知了，縱使槍裏有子彈，不扣扳機，子彈怎麼飛得出來？祇是大家都不想跟他們多解釋，爲了使這些鄉巴佬放心，他們自動打開槍膛，指給他們看：

「喏，你們看到的吧，我們的槍裏都沒有子彈。」

於是，老百姓高聲歡呼，回頭就跑，一面跑時一面叫：

「官兵槍裏沒有子彈呀，槍裏沒有子彈呀！」

這時候，一排人再繼續前進，到了街上，有人放鞭炮，有人拍巴掌，兩旁擠滿看熱鬧的人。友軍們得意洋洋，正往前走，忽聞一聲號角，四面八方，奔過來一兩百條壯漢，三四個人服侍一位槍兵，於是這一排友軍人人都被他們架住，動彈不得，只好任由他們把槍支子彈盡數奪去，易排長被拉到街口，當眾砍頭。

我聽了他們的報告，氣憤填膺，勃然大怒，我認爲這是新軍莫大的恥辱，我立刻撥軍用電話到鳳凰山，將詳細經過報到標部，並且說明我要帶隊到向陽鎮去親自處理，奪回槍械。標統周駿問明白了友軍的番號，反過來勸我說：

「既然不是本標的隊伍，你何必多此一舉？讓他們自己去處理算了。」

「我的駐地離向陽鎮最近，」我十分堅決的說：「經過這一件事，新軍的威風盡失，如果不查查辦，將來類似的事件還會層出不窮。」

周駿見我一力堅持，不便多勸，但是他說他要向上級請示。我很焦躁的守候回音，等了半天，電話來了，却又變成十萬火急的催我進軍，原來總督發了脾氣，嚴令緝拿土匪，追回槍械。

我的隊伍隨時都在準備待命，電話一放，立刻下令出發，一個急行軍，猛撲向陽鎮，家家戶

戶門窗緊閉，街上空蕩蕩的不見人影，我心知不好，派隊逐屋嚴密搜查——只找到幾名老弱婦孺。

輾轉請示，足足耽誤了兩三個鐘頭，計規槍械的匪徒，早已分批遠颺，逃入深山峻嶺之中，連村裏走得動路的男女村民，也因爲出了大事，嚇得連家都不敢要了，紛紛四散奔逃。我儘管生氣，可是面對這一座空村，山區廣袤險峻，兵力又不敷分配，叫我怎樣去遠程追蹤，一一逮獲呢？

我再向標部請示，我是否可以帶隊繼續向前，搜索匪蹤，標統答應了，我才整隊出發。半路上，遇見了被襲友軍的隊官，砍掉腦壳的易排長，就是他的部下，他一見到我們，非常驚訝，當時便緊張萬分的問我：

「向陽鎮有幾千名土匪呢，你們是怎麼過來的？」

「那有幾千名土匪？」我直率的回答：「我們方才把向陽鎮都搜遍了，除了一些老弱婦孺，連男人家都不曾見到一個。」

他大概是心慌膽怯，一直帶着部隊在那裏逡巡不前，進退維谷，所以他再試探的問我：

「前面只怕還有許多土匪在盤踞吧，你看我們走不走得過去？」

我心裏只覺得好笑，但仍正色的說：

「前面有沒有土匪我不知道，不過，我的隊伍一路行進的時候，我們連一個老百姓的影子都看不到。」

交談幾句，我仍然率隊繼續挺進，留下那位

進退失據，腳踟躕的隊官。因爲我無法對他做任何建議。

薄暮時分，到達廣漢，和當地巡防營的一位黃統領切取連繫。巡防營是滿清建立新軍之後，各地營勇還沒有被裁撤遣散的暫編爲若干個營，用來分防各處。所以他們的配備和戰力比我們相差甚遠。不過，當趙爾豐獲知新軍不穩的消息，他只有將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巡防營身上，我們第六十五標被調出成都，他接連的調集三十個巡防營，集中在成都城裏，作爲保全成都的主力。廣漢是成都北路要衝，因此也有一個巡防營在城內駐守，我見了他們的統領，黃統領當時取出一份電報，交給我說：

「這是成都打來的電報，要我轉交給你。」我匆匆拆開電報，見是周統領拍來的命令：

「該員着即率隊暫駐廣漢，相機處理。」

當時我又好氣又好笑，左一個相機處理，右一個相機處理，却又不曉得叫我處理什麼事情。無可奈何，只好教全隊官兵就地宿營，一面請黃統領替我搖一個通到成都的電話。

在電話裏，我把一路搜索，人影不見的經過，詳細報告一遍。周統領聽了像是非常寬慰，他吁了一口氣說：

「唉，成都謠言很多，我還以爲向陽廣漢一帶土匪成千上萬，一直在擔心你們是不是遭了危險，所以我沿着這條路上，一路打電報過來查問你們的下落。」

「現在事實證明這一路很平靜，」我向他請示：「我們這個隊應該開到那裏去？」

「開——」他遲疑了一下，才說：「你們就駐在廣漢好了。」

「廣漢，更加平安無事了；何況，這裏還有黃統領的一個營。」

「管它有沒有事呢，」他好像有點不耐煩：「你們就在廣漢駐紮嘛。」

軍令如山，放下電話我唯有照辦。把營盤紮好，和黃統領約定了各自戍守的地區。第二天，閑來無事，四處走走，逛過了廣漢的西湖，方圓百頃，水波不興，就在廣漢城西。還是唐朝宰相房琯被貶在廣漢時造的，唐宋名流，曾經有許多題詠之作。

住了幾天，電令又來，這一次周統帶的電令非常受歡迎，他不要我們相機處理了，他把我們全部調回鳳凰山。

開回鳳凰山上，等於是回了家，人人歡歡喜喜，又恢復了往日平靜而刻板的生活，下操，上講堂，整理內務，吃飯睡覺。回想我們的第一次出征，不發一彈，不損一卒，全師凱旋——就是沒有看到一個敵人。

### 新都一炮奏大捷

儘管我們在鳳凰山上逍遙自在，外面的情勢還是越來越險惡，民軍日趨壯大，土匪無孔不入，成都城裏風聲鶴唳，一夕數驚，終於有一天，從總督衙門傳來千真萬確的急報：新都陷匪，電線截斷。

新都就是我第一次奉派戍守之地，離成都四十多華里，距鳳凰山祇不過三十來里路。它可以

說是成都北方的咽喉要道，新都失守，成都岌岌可危，趙爾豐徬徨無計，祇好大膽起用我們新軍，派六十五標全標，由周駿率領，尅日克服新都縣城。

大隊出發，與師討伐，這是四川新軍頭一回大舉出征，於是一切有板有眼，中規中矩，除了本標三營，還配備了一連砲兵，一排騎兵。

周總統全副戎裝，騎着高頭大馬，下令出發，行軍部署完全採取大部隊作戰方法，騎兵在前，第二營作前兵，配合標部砲兵，第一、三兩營掩護走在最後面。

騎兵排搜索前進，先派出幾名斥候，由於雙方的距離太近，斥候兵不久就跑回來報告：新都四門緊閉，城牆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馬，一見城外來人就開槍。

周總統飽讀兵書，就是缺乏作戰經驗，依戰術，距城約十里，展開部隊，第二營接近了城，在步槍射程以外停止。第一道命令發下來，召集隊官以上的軍官，開會討論攻城戰術。

會議席上聚訟紛紜，莫衷一是，討論到最後，架雲梯攻城一派的意見，顯然佔了上風，周統帶已經在下令趕緊造雲梯了。

當時我很着急，因為當我率隊逼近新都縣城的時候，我已經聽出匪徒使用的是德製七九步槍，極可能是從新軍手中奪過去的那一批，射程遠，威力大，在這樣犀利的槍械下，使用古老落伍的雲梯戰術，那一定會造成很大的傷亡。

於是我說：

「我倒有一個很簡單的攻城方法，就不知道

統帶可不可以採用？」

「什麼方法？」周駿轉過臉來急急的問。

我估計城內不過百十支步槍。連城門外的街房，都不可能射穿，而且我的兵已到城門邊，於是我說：

「我們不是帶了四門小山砲來嗎？山砲打城牆本來需用多數砲彈，要是把它拉到距離城門兩三百公尺的地方，對準了那個木包鐵皮的城門轟，只怕一砲就可以轟得開。」

「哎呀，楊隊官，」周駿連聲苦笑的說：「你這算是那一國的戰術？你不曉得呀，那山砲是要講射程的嘛，起碼都要距離一兩千公尺才能開砲，你叫山砲在兩三百公尺的地方轟城門，」他搖搖頭說：「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！」

「事在人為，」我仍然堅持的說：「問題祇在辦法能不能生效？打仗是可以變通不必拘守成法的。因為我們的兵已經接近城門了，至於從前有沒有過這種打法，我覺得那是毫無關係的。」同僚之中，開始有人贊同，並且支持我的意見。周統帶不便獨排眾議，算是接受了我的戰術，不過，他接連的給了我兩大任務。

「是你要拖砲去轟城門的，砲兵原在後面，現在你叫他們拉向前，就怕他們不同意。」

我答：「命令之下，誰敢違抗？」

「還有，」他牢牢的叮望着我說：「城門轟開了，應該叫你那一隊人先衝進去。」

我一挺胸脯回答：「由我的這一隊完全負責。」

於是我立刻展開行動，派一班人到後面，用

馬匹拖一門山砲過來，然後我率隊逼近城牆，利用街屋作掩護，叫城牆上的七九步槍，一顆子彈也打不到我們。

由於山砲要拉到離城最近的十字街口，轉一個彎，才能使砲口對準城門，開始轟擊。誰拖那門砲去，誰的身體就會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之下，亂槍齊發，必死無疑。怎麼辦呢？該誰去作壯烈的犧牲？我眼見部下面面相覷，俱有難色，當時便心生一計，利用故鄉廣安四九灘上灘師（引水）指揮拉船的方法，拿兩條麻繩，繫住砲身，由十字街口兩旁的士兵拖曳扯拉，就此把那門山砲移到街心，劈面對準城門，城牆上的土匪不見有人，但見驟然出現這麼一尊「自來砲」，驚惶莫名，他們連連扳動槍機，子彈射在砲身上，鋼鐵猛擊，迸出火花點點。

原來山砲早已裝上了砲彈，撞針用繩索接長，另一端就執在我的手上，我看準砲口正對着城門，使勁一拉手頭的繩，轟然一聲巨響，天崩地裂，硝煙瀾漫，我在街口探首往外眺望，城門口，煙霧散處，豁然開朗，那一扇鐵皮包木城門，果然被我這一砲轟得無影無踪。

興奮莫名，高聲的喊着：「衝呀，殺呀！」我手擎駁壳槍，奮勇當先，率領全隊弟兄，一股作氣，衝進新都城裏。

我們衝得快，土匪跑得更快，一進城，赫然又是一座空城，土匪跑光了。我也不去追趕，撲向知縣衙門，那位顛預的知縣居然高臥隆中未起，他揉揉惺忪睡眼接見我，聽了我的報告，才曉得新都打過這麼一場硬戰。原來匪徒化裝進城，

直到午夜方始進佔四門，其後又敗於我們的拂曉攻擊，在這短短的幾小時之內，他們一直沒有跟縣大爺接過頭。

殘餘的匪衆，改向新繁縣方向退却，周統帶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他得意洋洋，勇氣倍增，派第一營前隊進駐新繁，匪人也全不見了，然後他率領我們班師蓉城。我們仍然住在鳳凰山上，操操練練，讀讀寫寫。

鳳凰山上駐軍一協，轄下兩標人馬，第六十五標與第六十七標，兩標營盤相距不過一千多公尺，平時人來人往，守望互助。六十六、六十八兩標則駐在西昌，遠隔幾千里，可見滿人怕新軍，蓋若以全鎮駐在一處，倘有舉動，他們即將無法控制。某一夜，我們六十五標驟然聽到槍聲急響，清越嘹亮，聽來就發生在六十七標那邊。剎那間我們荷槍實彈，武裝整齊，各就各位的完成了戰時部署，簡直就準備好開火打仗了。我趕到標部去，正好聽到周統帶在跟六十七標通電話。

他先找六十七標的統帶，回答說是不在，於是他又叫值星官通話。問他那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那位值星官回報他說：沒有什麼事，只不過營房大門外的衛兵，看見有十個八個行動詭秘的人，在向營房門內窺探，他們放槍示警，却引起了其他衛兵連續放鎗，造成一場虛驚。軍營之中的氣氛都這麼緊張，由此可知當時成都老百姓的人心惶惶，到了怎麼樣的程度？

第二天起，標部宣佈，全體官兵一律取銷休假，隨時半武裝待命，就是逐日輪流，有一半人武裝整齊，保持作戰狀態。至於上課下操吃飯睡

覺，統統採取了輪班制度。就在這一天，周駿召集全標官兵訓話，他坦白的說：「軍隊裏萬萬不可單獨行動，請大家相信我，就說是要革命，也得讓我們大家一道來！」這幾句話，倒還很發生作用，從此以後，我們六十五標軍心趨穩。

趙爾豐當時對於防務所採取的方針，他還是不敢信任新軍，因此他調集了附近州縣三十個巡防營，駐紮在成都城裏，擔任衛戍部隊，而將成都外圍的民軍和匪徒，派由我們兩標新軍去分頭迎剿。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，他在七月二十七日致滿清內閣請求代奏的電文中也說：「官軍自十六日至今，已連戰七日，防內攻外，東馳西擊，刻無暇晷。」十六日後各路電桿全被砍斷，成都對外電訊交通宣告斷絕，而各處民軍還在大量的集中，他們設伏守險，緊扼東西兩條要道，眼看着成都就要被包圍了。

不久，灌縣失陷，成都震動，因為灌縣地勢險要，同時又是四川最大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所在地，「青城天下幽」，那三十六座巖巖突起，一脈相連的青城山，就在它的縣境。灌城如果不保，成都的西面即將無險可守。又是我們六十五標被派去清剿規復，一路急行軍，過了犀浦，將近戰區，統帶召集軍官開會，再三告誡我們，打仗不能只憑血氣之勇，最忌躁急輕進，他分析敵方的態勢，說是：

「這一回不單是百把個土匪的事了，聽說灌縣城裏除開土匪，還有一營叛變了的巡防軍。他們用的九子槍，火力雖然比不上我們，但是我攻他守，大家必須謹慎小心。」

### 苗隊官輕敵陣亡

開完會，重新調整戰備行軍，第二營任前衛，一營三營爲本隊，第三營前隊虎隊官任前兵。虎隊官就姓虎，只是因爲軍中的忌諱，大家改口叫他貓隊官，四川話貓苗韻音相同，於是他就被稱爲苗隊官了。當夜宿在郵縣，試打電話到灌縣去，根本不通。碰到崇寧那邊有人過來，說起新繁正被暴民攻打，情勢十分緊張。他說這些暴民和土匪都以響應保路同志會爲號召，四處流竄，奪槍行劫，但是未必就有進攻成都的打算，因爲他們可能採取機動性的游擊戰，分散成都的兵力，使我們新軍疲於奔命。我們的統帶周駿搖頭苦笑，他說大局糜爛至此，令人不勝浩歎。軍人固然守土有責，可是現在我們還有任務，灌縣必須規復，新繁那邊就無法兼顧了。

翌日清晨，整隊續向灌縣行進，前隊苗隊官身材魁梧，威風凜凜，領頭帶着三個排，大步向前，不久來到大路之上，大路旁是一道古木參天，幽深莫辨的森林。我走到前面看，發現他這疏忽的行軍方式不合要領，山高林密之間，他們的位置未免太暴露了，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向統帶報告一下，免得他們中伏遇險。然而就在這時，前面林子裏果然傳出了密集的槍聲，這一排槍把我們的前隊官兵打呆了，他們也不還擊，也不移動，就這麼站在路上，手足無措。

接着我看見本營的管帶呂夢符趕了上去，他指揮前隊官兵毫無目標的向樹林裏開槍，兵兵兵打了好半天，前隊仍在原來位置，寸步不曾移動。我又着急，吩咐自己的隊伍兼任，帶了兩名衛兵便跑上前去。呂管帶見了我，一臉苦笑，他

搖搖頭，伸手指地上。地上躺着苗隊官僵硬的屍體，伏匪放的那一排暗槍，沒有傷到前隊的任何官兵，偏偏就轟掉了苗隊官的腦壳。

呂管帶很感慨的對我說：

「苗隊官不聽我的話，恃勇輕敵，才會落得這樣的結果。我看，他一定是那天看你攻佔新都建了頭功，一心想效法，所以才會忘了行軍的要領。」

「管帶，」我放眼觀察四週的地形，發現正前方有一個村莊，「樹林就是土匪的潛伏地。我們再停在這個暴露的地點，未免太危險。請管帶下令立刻攻進村子去，找到立足的地方，好作隱蔽。」

我作這樣的建議，實在因爲我們的處境惡劣，林子裏顯然埋伏得有敵人，當時正是秋冬之交，林外除了大路，山谷裏到處是菜子飄香，那菜子每株都有三四尺高，在菜子田裏埋伏大批人馬，絕對不生問題。我們一標人整個暴露在南面受敵的大路上，敵方再來一次襲擊，後果不敢想像。呂管帶正在拿不出主張，聽我這麼一說，當下一依從，下令進攻。孰知衝進村去，出人意料之外，居然又是靜閉閑的空村一座。

派出去的斥候轉來報告，這一座空村距離灌縣還有二十多里，呂管帶看看天色將晚，決定就在村裏宿營。未見敵蹤，先折損了一名隊官，這一來誰還敢再粗心大意？縱使只在村上過一夜，管帶依照陣中要務令，先派士兵在村外築好防禦工事，晚上舉行作戰會議，指派前隊第一排排長的遺缺。當時苗隊長的屍骨未寒，大家心有餘悸，因此當管帶一再問到那位隊官願充前隊的時候，人人鉅口不言，呂管帶無奈，掉過臉來對我說：「我看還是你來辛苦這一趟吧。」我說好的，

起身離座便向外面走，我派遣搜索隊，分向可疑方面搜索，兩小時後他們一一回隊報告，十里之內並無敵蹤，我心裏也在猜度，像這種鳥合之家的匪徒，一定不敢和我們的大部隊正面作戰。那天晚上，我把一切的宿營要務全都佈置好了，有心好好睡一覺，留點精神來應付明天的攻城戰。可是土匪部隊裏大概有個師法諸葛亮的狗頭軍師，居然用上了疑兵之計；整整一夜，每隔幾十分鐘，便會從村外傳來步履雜沓，人語喧嘩的聲音，週而復始，吵個不停，頭幾次把全營官兵從夢中驚醒，大家紛紛武裝實彈，準備應付敵軍的夜襲。後來我判斷敵情，認定他們純粹是一種騷擾性質，在那裏虛張聲勢，於是我陪管帶巡視營地，勸促各隊官兵安心睡覺，對於土匪的裝鬼做怪，全然不加理睬。天一亮，就在村上吃飽了早飯，周統帶率領全標，和砲兵一連，浩浩蕩蕩，直撲灌縣，臨到城下，陪呂管帶勘察地形，灌縣的城牆似乎並不怎麼堅固，不過城東南有一條護城河，倒是水深難渡，通向城門原有一座木橋，當時已被土匪放一把火燒掉。這時候我們方才想起，我們這次出征沒有帶工兵，「逢水搭橋」的工作只好自己動手，呂管帶派兩排人向城牆上密集射擊做掩護，再派一排人就用刺刀，衝到河邊的林子裏，以最快速度砍伐搭橋需要的木材。

幸虧我們的七九步槍槍械犀利，使用靈活，強大的火力，壓制得城牆上的土匪頭都抬不起來。他們只好用舊式的槍支，盲目的向城下射擊，我和呂管帶遠遠的站着督隊，心中却是非常着急，因爲我那一排臨時派去砍木頭的弟兄，他們幾乎全部暴露敵人的有效射程之內。

突然間驚天動地，嘩啦啦的連聲巨響，我們

還來不及回頭去看，距離城門不遠的磚石牆上，早已接二連三的中了若干砲。官兵們齊齊發出歡呼，這是周統帶的傑作，四門山砲連續不斷的轟擊，目標集中於城牆上的一點，周統帶的攻城法果然奏效，一兩百砲轟過去以後，灌縣城牆被轟出了一個大缺口。照說我們可以揮師入城，痛剿流寇了，然而我們的隊伍却仍舊摩拳擦掌的排開在河邊，因為橋還沒有造好，大家唯有望河興嘆。

等到他們把橋搭牢，與高采烈的嘖叫：『可以衝過去了。』我身為前隊隊官，任務重大，右手猛揮，噴裏厲聲的叱吼：『衝呀！』我領着全隊，一路飛奔的衝過便橋，衝進城牆缺口，急轉身再往城門洞跑。三五個弟兄相幫我，披開門門，把兩扇大門全部敞開，門開時，呂管帶正好一頭衝了進來。『衝呀！』『殺呀！』六十五標的官兵們，個個生龍活虎，奮不顧身，喊殺喊衝之聲驚天動地，然後當我們在灌縣的大街小巷來回衝突，到處搜索，却又是數日辛

勞一場空。一切都怪我們不曾帶得有工兵，搭那座便橋費去太多的時間，有這兩個多鐘頭，土匪們儘够從容撤退，逃得一乾二淨了。但是周統帶仍然很高興，因為上級賦予我們的任務已經達成，我們又不費一兵一卒，一舉攻克灌縣。攻新都之役是在辛亥八月下旬，克復灌縣，則在同年九月中。我們在灌縣住了五六天，又被趙爾豐下令回防成都，這一次，我隊被調到成都東門的牛市口，扼守要隘，所屬夏之時一排，更奉遣遠成龍泉驛。

(下期續完)

## 兩地談

### 致方豪教授論「六十自定稿」

姜超漱

姜超漱先生，追隨 蔣總統數十年，任總統府秘書、參事亦數十年，文章道德，為時賢所稱。今歲退休，出其所積函稿，編為「實用書簡」與「應用書簡」，一時不脛而走。此函則最近所作，為兩書所未收。特錄副送本刊發表。

編者

「杰人神父先生道席：月前贈書拜領後，首尾翻編，竟費三朝。而云翻者，對此數百萬言之巨著，不敢誇謂讀也。原擬即陳所感，藉申敬仰，適別有所屬，今始略布一二以聞。

昔有「讀破萬卷書」與「學富五車」之說，終嫌辭誇，未必有其事。茲觀大著內涵涉及之廣，與引用書目之繁，想見先生之治學，奚止讀破萬卷，奚止五車，昔人之言，不能不信矣。

大著論質論量，洵乎皇皇鉅籍，自來私人著述中所罕觀。處動亂之世，趁短暫之時，而成於一人之手，視唐玄奘之譯三藏，不足過也。難能可貴，徵先生而誰與歸？

綜觀全書，在不離史學，在不離考據：叙一書也，於版本之別，文句之異，字數之多寡，皆一一表而出之。其於某一入、某一事之史

實，亦靡弗繁徵博引，窮原竟委，求證其所以。此於有關羣籍，非細讀精讀不為功，又非一目十行，強記不忘不為力，更非神充志毅不為濟。先生一身而三者具，亦奇人也哉！

書中所揭篇目，誠多冷僻之學；然內容往往引人入勝，或關掌故，或關義理，其能道人所未道，發人所未發者，俯拾即是。以言治學，固為考據之瑰寶，以言修養，亦益智之良書也。尤足稱者：於先儒之潛德幽光，彰之發之，不遺餘力。如明季傅介西方科學之王徵，其功績，其巧思，不在徐光啓、李之藻下，而名不著於世，先生則探頤索隱以顯之。又如清初首纂「臺灣志」之王喜其人，數百年來，知其事者殊鮮，先生則詳其埋沒之因緣，使後之談「臺灣志」者，知王氏實為先河，此皆關乎我民族文化之重要文獻也。

竊觀先生歷歲行藏，游學傳道授業酬世，幾如孔席之不暖，墨突之不黔。而書中考據，不僅纖屑靡遺，且所據圖書，備及古今中外；或取證於洋籍，或蒐集於異邦，動輒百十則、萬千言；瀏覽臚錄，非一蹴可幾，果何由致之？百思莫解，先生有以語我乎？

弟平素雖不諱言少讀書，然猶視然常居讀書人之列；而今翻過大著後，直不敢自認讀書人矣！蓋涉世以來，衣食四方，在苒歲月，從不曾精讀一書，視先生之博學而深入，尚何顏長此僭稱乎？年來又以淺薄之作，獻醜於世，兩兩相形，惶汗無地。所感如此，又將將神一覽，罪過！罪過！勿此，乞恕不莊。順頌道安。弟姜超漱手上。五八，八，一一一